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故事会

5元

精品系列



# 故事会

®

STORIES

## 收藏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# 故事会

®

故事会  
5元  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## 收藏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



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收藏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11重印  
(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) ISBN 978-7-5452-0582-4

I.①收… II.①故… III.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8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8711号

丛 书 名: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

书 名: 收藏故事

主 编: 何承伟

编 委: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

责任编辑: 刘迎曦 鲍 放

装帧设计: 王 伟

责任督印: 张 凯

出 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电话: 021-60878676

021-60878682

传真: 021-60878662

地址: 上海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501室

电子邮箱: wyfx2088@163.com

邮编: 200023

印 刷: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0年11月第1版 第2次印刷

规 格: 770×960 32开 印张5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582-4/I·187

定 价: 5.00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 请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: 021-69211091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STORIES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(00252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, 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: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; 收款人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: 021-54667910

## 编者的话

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，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她始终与时俱进，不断开拓创新，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，清新明快的节奏，生动活泼的风格，亦庄亦谐的美感，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。

无数事实、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：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。而以我们之见，所谓好故事，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，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、记得住、讲得出、传得开，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。

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，阅读好故事，欣赏好故事，珍藏好故事，传播好故事，我们特编选了一套“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”以飨之。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- 一、在《故事会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。
  - 二、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。
  - 三、有恒久的趣味，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。
-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！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# 目 录

## 名人字画

- 郑板桥治病 ..... 2  
吃回扣 ..... 8  
红梅傲雪图 ..... 12  
这个赝品有点玄 ..... 17  
一幅古画 ..... 20  
这就是底价 ..... 25

## 古瓶怪石

- “轻骨头”石 ..... 29  
瓦石山房 ..... 31  
贵妃石 ..... 35  
“鬼市”上的宝 ..... 41  
成就之星 ..... 44  
催命的鸽声 ..... 49

## 藏海风云

- 贼心思 ..... 56  
心理陷阱 ..... 61  
拍卖场上 ..... 66  
鉴宝专家 ..... 71  
伸进花瓶里的手 ..... 77  
玩一把儿 ..... 83  
古币失窃之谜 ..... 87  
公平 ..... 90

## 珍闻趣事

- 烧饼变古董 ..... 94

神奇宝画 .....	96
仿制品 .....	101
一块钱的古董 .....	104
最成功的律师 .....	107

### 品味情怀

许郎中的药方 .....	111
无价的名画 .....	115
铲地皮 .....	121
家传的宝贝 .....	127
真假玛利亚 .....	131
画像里的阴谋 .....	137
老怀表上的十二颗钻石 .....	144
天价头发 .....	148

# 名人字画

有道是“千金易得，一字难求”，一幅名帖、一卷古画，其中凝聚了多少曲折故事。



# 郑板桥治病



郑板桥是清朝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，“扬州八怪”之一。他在书画上的成就广为人知，但他的医术如何了得，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

乾隆年间，山东闹灾荒，老百姓四处逃亡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。潍县城里也随处可见灾民，一个个衣着褴褛，形容憔悴。时任潍县县令的郑板桥视察灾情后，立即下令开官仓赈灾。

消息传开，满城欢声雷动，四方灾民也都聚了来。可谁知没过两天，上面却发下话来，说没有命令，地方官不得乱动官粮赈灾。无奈之下，郑板桥便让灾民们修补城墙，疏理护城河。这叫“以工代赈”，干活得管饭呀，给官家和皇上干活，理当用皇粮管饭了。



支撑了一段时间，郑板桥又发起愁来，县城的几个官仓一点一点都见了底，向上面要粮，几次三番就是没有动静。按理说，县城里还是有粮的，那些大富商家里，余粮堆积如山，就连狗都吃得胖胖的，随便哪一家答应开仓，都够全城灾民吃一段日子。可是这些大富商全都为富不仁，一毛不肯拔。

这天中午，郑板桥为赈灾的事正要出门，家人突然来报：莫公子又来拜见。

郑板桥一皱眉：“就说我身体不适，不见！”

这位莫公子，这几天每天都来，听家人说，是一个富商家的，以前没有过交往，这是要来巴结郑大人。郑板桥对这些富商心中恼恨，哪有心情去和他应酬，所以一直对他置之不理。

赶走莫公子后，郑板桥穿上便服，戴上斗笠，叫上一位家人陪同，出了家门。

两个人来到街上，走了一圈，郑板桥看见路旁有个茶铺，就带着家人进去，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。透过窗子，他看到茶铺对面是一家朱门大户，门前大石狮子，丈高的院墙，绵延出一条街去。只听“吱呀”一声，那家的侧门突然开了，走出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，向这边茶铺走来。

那管家走进茶铺，茶铺主人早沏好了一壶茶，不等吩咐，又称了一包茶叶，放在管家面前，问道：“王管家，莫老爷的病今天怎么样了？”

姓王的管家摇着头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不瞒你说，在准备后事了。”

茶铺主人一听，也重重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为了这点事，后悔成这样，真是……”

王管家说：“不不不，你不懂，他们这些爱画的，一旦入了迷，那画就看得真的比命还重。”他品了一口茶，又说，“说实话，那赵孟頫的真迹我也有福看过，只是看不出有什么好。还有，咱们知

县郑老爷的字七扭八歪的，可老爷就是当作性命宝贝，别人碰都不让碰，看呀摹呀画呀，这下好，自己不小心，灯打翻了，画烧光了！”

这位王管家嗓门很大，边说边比划，郑板桥在旁边听得真切。

茶铺主人好意提醒管家道：“我有个主意，莫老爷这病，光吃药不成，还得从病根下手。你不如叫莫公子去找郑老爷，求他多画两张，出重价……”

王管家连连摆手，说：“去过了，早去过了，公子几次三番去拜见郑大人，可这些天大人一直没空儿，不见。”

两人又说了会儿，王管家站起身，拿过茶叶，说：“我得回去，实在偷不得闲，忙过这阵子，咱哥俩再聊。”

王管家和茶铺主人的对话，郑板桥全听在耳里，他决定拉莫老先生一把。想起自己初到潍县上任，认识自己的人不多，眼睛一亮，心里有了主意……

傍晚时候，就见莫府门前来了一位先生，后面跟着一个仆人，仆人身上背着个长青布包袱。仆人上前拉起门环，“叮叮”叩打，没一会儿，莫家仆人出来开门了。

先生施礼说：“在下行医为生，擅长内伤症候，初到贵地，听说府上老先生身染小恙，毛遂自荐，斗胆来看看。”

王管家在里面闻声赶了出来，一见先生双目炯炯，言谈举止间透出的气度颇不平常，他不敢怠慢，一面把先生往里请，一面立刻差仆人去禀报莫公子。

不多时，莫公子亲自过来迎接，谈了几句之后，便引先生和仆人穿院过廊，去莫老爷卧房看莫老爷。一路上，先生四下打量，看得出来，这莫家的家资十分雄厚，府上楼阁精美，院里花树繁盛，尤其是成片的竹子，随处可见。

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才到莫老爷的卧房。莫老爷正躺在床上，

有人在给他喂药。先生一看，莫老爷的眼窝和两腮都已经深陷下去，面色苍白，目光呆滞，一口药含在嘴里，半天才能咽下去。

莫公子向先生介绍说：“这位就是家父。”他过去把老爷子扶起，挽起袖子，让先生搭脉。

先生点头，伸出手去，替莫老爷搭了很长时间脉，然后来到桌前坐下。这时，纸墨笔砚早有人伺候好了，先生于是挥毫提笔，“唰唰唰”开了方子。

先生把方子递给莫公子，说：“可用与否，请公子定夺。”

莫公子平时略通医道，此时接过方子一看，见上面写着“鲜藿香、陈皮、郁金、竹叶”等，都是些行气开郁、清心火补气血的普通草药，药虽对症，但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之处，所以心中十分失望，不由话里有话道：“这方子的妙处，还得请教先生啊！”

先生岂能听不出莫公子话里的意思？微笑着说：“方子确实普通，不同的是药引。公子，我把这引子带来了。”说着，先生朝他的仆人点点头，仆人便把随身带来的包袱递给了莫公子。

莫公子打开包袱一看，里面是两幅画，一幅是山水，一幅是兰竹，山水画很是陈旧，兰竹画倒像是新画的，画面上花木怒生，洋溢着盎然生机。

就在这时候，躺在床上的莫老爷突然“啊”了一声，众人猛回头，发现他两只眼睛紧盯着这两张画，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，莫公子连忙过去扶他下床。

只见莫老爷痴痴地盯着画看了一阵，嘴里一阵喃喃低语，又瞥一眼放在桌上的先生刚才开的方子，忽然倒头就朝先生拜了起来：“小民莫高，拜见郑大人！”

莫公子一看他老爷子这副样子，愣了：“什么郑大人？”

莫老爷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蠢儿，你没见这画，还有这药方上的字？这位先生就是郑板桥郑大人！”

莫老爷说得没错，先生正是郑板桥！

郑板桥见屋里人都要下拜，连忙拦阻，说：“莫老先生是性情中人，让小生好生相敬，所以今日特地带两张画来，希望能为老先生略解苦痛。”

谁知莫老爷听了却摇摇头，低声说：“大人厚爱，小民感激不尽。只是，小民日后再也不敢近画了，犯下如此罪过实在是该死，小民就盼着来世能赎了。郑大人带来的这两张画，那张王摩诘的真迹对大人来说也一定是无价的神品，小人更不敢留。大人的厚恩，只盼来生能报啊……”

没等莫老爷把话说完，莫公子已经在一边紧锁起了眉头，他知道，老爷子是没了活下去的念头了。

可是郑板桥却笑了，说：“莫老先生只管把画留下！名家真迹确实贵重，但不是神品！”

莫老先生听不明白：“为何不是神品？恳请大人指教。”

郑板桥沉吟道：“名家作品夺天地之灵气，融一己之精魄，浸透毕生心血，确实有收藏价值，但是郑某觉得，眼下却还不如去为百姓解忧排难更要紧。如今百姓饥寒交迫，他们深陷水深火热之中，倘能让天下温饱太平，则使天地多彩，河山增色，这是用天地造纸，自身为笔，心血当墨，岂不是最能称得上神人神品吗？郑燮不敢妄想，此生只求多为百姓行些方便。”

莫老先生听着，沉思着，仿佛茅塞顿开，点头悟道：“无怪乎小人临摹大人的画，画中气象始终不得万一。是啊，大人心中存有此念，纸上落笔自然气象了得，怎是小人能领悟的啊！惭愧，惭愧。”说罢，他扭头对莫公子说：“怎么还不去准备酒饭？今天说什么也要和大人喝一杯。”

莫公子答应着便差仆人赶快去办，莫老爷说：“不行，今天你得自己亲自去替我操办！”

“那你……”莫公子对他老爷子身体不放心。

莫老爷怒道：“我没事了，刚才得了郑大人做人作画的真义，

心里真是爽啊!”

莫公子见老爷子说话语声有力,行动虽然还显着虚弱,但是神情起色已经与先前大不一样,于是叫了一个仆人过来跟着老爷子随身伺候,自己转身就忙去了。

这时候,莫老先生又向郑板桥弯身打躬,说:“小人这条命,多亏了郑大人医治,小人不知当怎么感激啊!”

郑板桥哈哈一笑,说:“郑某倒真有一事要相求莫先生!”

莫老爷不禁感到诧异:“大人有什么事要我……”忽然他有所顿悟,点头说,“知道了,知道了,小人已有这个心思,只要大人喝上小人一杯水酒,小人立刻开仓,所有余粮都由大人调用。”

郑板桥闻言一阵惊喜,连忙拜谢。

莫老爷连忙还礼,说:“我该替百姓谢郑大人才是啊!”

两人争着相互拜谢,一不小心头“砰”地碰在了一起,众人连忙扶住,乐得哈哈大笑……

(薄希鹏)

(题图:黄全昌)

# 吃回扣



清朝乾隆年间，扬州有一个大盐商叫刘聚宝，人称“刘盐商”，靠垄断盐业买卖发了家。有钱之后，刘盐商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，于是便附庸风雅收藏起字画来。

刘盐商家中有个清客，叫陈府，人送外号“陈清客”，能言善辩，且工于心计，平时深得刘盐商赏识。刘盐商收藏字画之后，陈清客便派上了用场，刘盐商对别人信不过，但对陈清客却是言听计从，吃不准的字画，陈清客说买他就肯定买下。时间一长，扬州城内那些字画贩子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摸透了，如果想把字画卖给刘盐商，他们就先去找陈清客。

可是，找陈清客也不能白找啊，于是他们干脆给陈清客回扣，怂恿陈清客一起去骗刘盐商。次数多了，陈清客吃回扣的胃

口就越来越大。

有一个叫王贩子的字画商，手上有一幅元代名画，他自恃奇货可居，不想让陈清客从中捞回扣，于是这天就绕过陈清客，直接找到刘盐商府上，将画轴展开，给刘盐商看。

这幅画轴高丈余，宽数尺，画中为五人掷骰子，盆中五颗骰子落定，分别是幺二三四六，剩下的一颗还正在飞转。再看那五个赌徒的表情，一个两眼圆睁，红得可怕，张口作大呼小叫状，另外四个或惊喜，或痛苦，或深思，或紧张，眼睛全都盯着那颗飞转的骰子看，神态各异的赌徒形象被画家栩栩如生地搬在了纸上。

这幅画刘盐商越看越欢喜，他顾不得拉陈清客来鉴定，当即付给王贩子二万两银子。

可是，这事儿没多久就被陈清客知道了，陈清客差点没气昏过去：自己这回要少拿多少回扣啊！如果那帮贩子今后都这么绕开我，我陈清客今后还怎么在扬州立足？

想到此，陈清客一步三摇来到王贩子家中，拐弯抹角问他要回扣。王贩子见画已卖出，钱也到手，当下便一口回绝。陈清客没想到王贩子不给自己面子，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，他铁青着脸，不声不响离开了王贩子家。

第二天，刘盐商为庆贺自己得一宝画，在府上大宴宾客。席间，他让人将画轴悬挂于中堂之上，让大家欣赏。众宾客一见，“哇”齐声叫好，称画画得好，夸刘盐商眼力好，把个刘盐商乐得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

一直到众宾客散去，最后只剩陈清客一个人了，只见他在画前反复观摩，一会儿摇头，一会儿脸上的眉毛、胡子都皱成了一堆，刘盐商才顿时清醒过来，想起这幅画是直接从王贩子手里买来的，当时并没有让陈清客看过。

刘盐商陪着小心问陈清客：“你以为此画如何？难道看出什么破绽来了？”

陈清客答道：“刘公，此画是真的，但此画画得有问题。”

刘盐商吓了一跳，赶紧问道：“有什么问题？”

陈清客说：“你看这盆中的鹞子，五子皆已落定，剩下的一个应当为五，方可算顺子。你看那张口大呼小叫者，必然是叫‘五’，刘公，你说对吗？”

刘盐商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，你往下说。”

陈清客说：“既然是叫‘五’，当然应该把嘴巴合拢，才能叫出声来，张口怎叫得出‘五’来？刘公不信可以一试。”

这还用试？刘盐商想一想道理也就通了。

陈清客继续道：“此画如果是名家所画，哪会有如此败笔？这不分明摆着是那些一文不值的下三流画家所为？二万两银子，刘公，我看你是打水漂了。”

刘盐商自然心疼钱咯，他赶紧叫下人将画退给王贩子，并把王贩子训斥了一顿，将二万两银子立马追回。

王贩子自知胳膊扭不过大腿，只好把钱拿了出来。王贩子当然知道这是陈清客在中间捣的鬼，想来想去，这幅画要想再出手，也只好请陈清客出马，否则此事若是传开去，这画还真一钱不值了。

王贩子想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便来到陈清客府上，求陈清客出面帮他打圆场，可是陈清客一口回绝。王贩子急得脸都白了，跪在地上说尽了好话，并且许诺事成之后重谢五千两银子，陈清客这才答应下来。

过了几天，陈清客急匆匆去找刘盐商，说：“刘公，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王贩子的那幅画，其实它应该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名画，可我一时未作深思，竟然铸成大错，我有负恩公啊！”说罢，捶胸顿足，装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。

刘盐商吃了一惊，忙说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请说来我听听。”



陈清客道：“我后来想了好几个晚上，终于想通了，画面上那个张口大叫者，可谓神来之笔。刘公请想，赌钱时，若张口叫‘五’，岂不泄露天机了吗？哪有将自己心里的点数告诉别人的？他口中叫的应该是‘梅’，梅花的‘梅’，而‘梅’则正合他张口的口形和神态。梅花不正好是‘五’吗？此良苦用心，实在是画界高手所为，岂是一般画匠所能想得出来的？”

刘盐商一听，捶胸顿足道：“那你赶紧拿二万两银子去给我买回来呀！”

陈清客连连摇头：“别人都给王贩子三万了，您现在二万怎么拿得下来？”

刘盐商道：“亏你还是个有主意的人，那你就拿三万去呀！快去，快点！”

就这样，陈清客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投机取巧的本领，轻而易举就为自己赚得了一万五千两银子。

（叶明）

（题图：俞耀庭）